

斗門文史

第 12 輯

斗門縣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陳通名



斗 门 文 史

(第12辑)

斗门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91年7月

目 录

我的回忆	林兴华	(1)
原中山县八区土改情况	李炎芝 黄泽民 赵瑞金	(23)
陈有胜事略	吴威文整理	(36)
斗门中心卫生院概况	周巧玲	(40)
解放前斗门地区的中西医药诊所	周巧玲	(42)
斗门县的水文站网与水位站网	水电局	(47)
解放前斗门地区的公路及其汽车客运	林招明 吴威文整理	(51)
斗门中学史略	陈金乐	(53)
美国三藩市雕镶容兆珍塑像	区达权	(55)
从“木龙岁冢”事件看异族统治者的凶残	汤仲光	(57)
黄槐森轶闻	邝金鼻	(61)
讽刺对联	盛星辉	(65)

我 的 回 忆

林 兴 华

我11岁死了父亲。父亲死后家境困难，外祖父可怜我，要我到他家读书。但不到半年，舅母就嫌我分薄他孩子的米饭。我一怒之下跑回家，跟着母亲耕田。母亲希望我能学到一门手艺，就多方拜托，于是我就弃农务工，跟着同乡兄弟去当泥水学徒。冬天寒冷，做泥水工是不大好过的，整天同砖头打交道，十个指头都磨穿了，脚底板也给石灰蚀穿了。可是，做完了一年工，回家过年，师傅却一个铜钱也不给，两手空空。母亲说：“孩子，别难过，做学徒嘛，学到手艺就好了。”于是，我在一间工厂做泥水工，接着又转到另一间工厂做泥水工，一年如此，第二年也一样，仍是无钱白做工。后来，我不愿再为这样的师傅效劳了。母亲为了我，又向姨丈请求给我在香港找个工。工找到了，母亲多欢喜呀！她从口粮中卖了一担谷子，给我做旅费，又托舅父带我到澳门去，千辛万苦，才到了香港章荣金山庄找到了姨丈。经介绍，谁知不是一个什么工，而是叫我去一间烟馆里当“侍仔”。姨丈还说：“这份工好极了，如果你能精灵一些，一天可赚很

多钱。”我听了以后，心里怒极了，一言不发。最后我向他
说：“这份工是好的，但我不能做，希望你给回我一担谷子
的钱回家。”当天晚上，我的好姨丈只好帮我买了一张船
票，给我3元港币，乘皇后轮返回来，想学一门手艺的希望
也就破灭了。

我觉得耕田很好，一日两餐，薯六米四，清茶淡饭，日
子过得很好。但好过的日子不长。不久，日本鬼就打到家门
口来了，三灶岛沦陷了。怎么办？街头巷尾都谈论着这个大
事变。有人说：“什么人做皇帝耕田人都一样的纳粮。”
“日本人来了，就做亡国奴了，做亡国奴是三家 人 同一 张
刀，四十岁才准娶老婆，那就亡国灭种了。”又有人说：
“不管什么，兵反贼乱的时候，最好是手里拿到枪，做兵做
贼也可以，什么也不输给别人。”我觉得最后的意见最好，
但怎样才能使自己手里拿到枪呢？刚好，每年一届的更夫队
(即乡村的警卫队)期满，我村的一个名额我就去接了回
来。当时，我第一次拿到了一支很好的驳壳枪，欢喜极了。
但母亲不赞成，她说做更夫会做懒身世。我不理她。母亲见
仍旧一样早出晚归去田做工，没有懒，而且又增加收入。
特别是早造收割后，分到了三百多斤谷子，晚造收割后又分
到了六百多斤谷子，好过耕十亩“三七田”，母亲喜欢极
了。

三灶岛沦陷后几个月，我在抗日洪流的推动下，参加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妹妹娇妹也参加了妇抗会。妹妹比我进步早，她在三灶沦陷后就参加了妇抗会，那时我还在民众夜校读书，没有参加什么团体，但在民校里也常受到先进青年的教育。抗先队一组织我就参加进去，很快成了其中一名积极分子，并且在林科同志的教育帮助下，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7月，党为了培养干部，调我到中山游击干训班学习。队长是一个青年小个子，黑黑的脸，名叫黄华郁。副队长许宽是个大个子，花脸皮。全班同学30多人，来自四面八方，其中有两个女同志。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国民党一个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来，队长要求我们镇定，一下子便应付他走了。为了安全，晚上我们转移到南庄村。

不久，国民党的抗日假面具撕下来了。他们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到处镇压群众运动，有功于抗日的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妇抗会被迫解散了。

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政策，我们党实行了退却中进攻的策略。全班同学分散返回原地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活动。党的正确政策照亮了群众的心，广大群众组织更为巩固，与群众联系得更为紧密。普光小学办起来了，青年农民中的互相互耕小组组织起来了，秘密的武装游击小组成立

了。乡长给我们吓得发抖，跑来像发疯一样，指着我们大骂，说我们的普光小学是赤化的名字，是普罗列特利亚（无产阶级的意思），是赤化分子。他以为来这一手可以吓到我们，谁知乡长是一个水蟹货，不堪一击，给群众当头一棒就缩了回去。大家异口同声追问他：“谁是‘赤色分子’，你说，你说！”乡长很狼狈，给我们问得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只得偷偷地溜走了。

1940年春的一天，和我联系的陈特同志来对我说：“老弟，党决定调你到区委会当交通员，你怎样？”说完，他用眼看着我等候回答。我沉思一下，就干脆对他说：“行！坚决服从调动。”陈特同志又说：“那么，你能够离得开家庭吗？”“没问题，只要党支部叫同志们帮助我母亲种好水稻和番薯就行了。”我回答。陈特同志见我表示态度很好，鼓励我说：“老弟，你到了区委会，要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铁脚、马眼、神仙肚’的可靠的党的交通员啊！有困难，党会帮你解决的，你放心。有时候你可以回家来看看的。”陈特同志和我握手道别了。我的心热乎乎的，跑去小学找校长大哥明，研究离开家庭的办法，又找了几个要好的同志，请他们给我家里帮忙帮忙。到晚上吃饭，我向妈妈说：“妈，大哥明介绍我去他表哥那里做工，你同意吗？”妈一听，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问：“做什么工？”“大赤坎做

生意”。我的回答妈妈还是半信半疑。见此，我又说：“你不相信去问大哥明。”妈妈真的去了。回来时，我问她是不是，妈妈不回答却笑了笑。我见事已成功了，过了两天，我准备起程了。妈妈舍不得我离开，眼里含着泪水对我说：“你走了，有时间要返回家行行，有钱不要乱花呀！”我点头答应。我心想：妈！我何尝想离开你呢？但党的工作要紧啊！于是，我带着简单行李，走出了家门，走到巷口，我回头看了站在门口送我的妈妈一眼，就大踏步向区委会走去。

小濠冲村是区委会的所在地。我跟交通员走进一间小屋里，见了区委书记曾谷同志。他亲热地招呼我，问长问短，向我介绍党的地方交通工作的基本情况，以及到沦陷区去的情况。饭后，又叫向我交差的交通员黎仔同志介绍情况。黎仔这人年纪和我不相上下，高个子，长长的脸，讲话很调皮。他向我讲述自己怎样通过日伪军的关卡的经验。听完后，我用敬佩的态度说：“老黎，我什么也不会，工作还要你多多照顾和帮助才行呀！”黎仔鼓励我说“老林，做什么事都是一回生两回熟的，明天我带你走一趟就行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曾谷同志就布置我俩化装成小贩出发送信了。曾谷同志真小心，临行还反复检查我们所带的信件，看看有无漏洞，对预定的关系口供又叫我重述一次，他才笑着叫我们出

发。到沦陷区去我还是第一次，心里不时在想，伪军、日本鬼子是怎样的呢？黎仔好象有先见之明，其实也是他的经验。在路上他对我说：“老林，日伪军不用怕，你见到日本鬼子敬个礼就走过去好了，你不懂跟着来就行了。”不久，我们从涩冲口坐渡船到中山五区麻子冲口，从远处就看到冲口有一个高高的炮楼，知道里面驻着一连伪军，我们的渡船一靠岸就有几个穿黄军衣的伪军走出来检查。这次不知他们搞什么鬼，把所有的人都赶到炮楼里面，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衣领到裤头都检查一遍，每个竹笋都给翻转又翻转。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死跟在黎仔的背后。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示意叫我不害怕。这些伪军没捞到什么油水，就乘机抢了我们的一些东西，还勒索了每人三角钱保护费，才把全部人赶跑了。我们出了炮楼，沿着岐关公路一直往三乡走。离三乡不远，黎仔回头笑着对我说：“老林，你没有见过鬼子就看一下吧，前面的碉堡就是日本鬼子的哨岗了。不要怕，跟着看吧！”我用眼死盯着前面，跟着黎仔后面走。离哨岗约十余步，黎仔又回过头来向我看了一眼，意思是到了，看吧！黎仔走到哨岗面前，把竹帽除下，拿在手里，向那个鬼子兵叩了一个头，我也照办。过了哨岗，黎仔又回过头来，笑着说：“平安了。”

到了交通站，黎仔熟练地打了几下门，里边走出一个年

近五十的妇女，一见黎仔就笑着接我们进去，一面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一面喊：“亚金，亚金。”亚金从二楼走下来，笑着说：“以为是谁，原来是你，请到楼上坐。”黎仔向我点点头，跟着到了楼上。黎仔向亚金介绍说：“这是林兴华同志，以后是他到你家来的，我转行了。”说完就取出了密藏在竹帽的文件交给了亚金。亚金是郑仔的大姊，是一个廿岁左右的姑娘，瘦瘦的身材，一双小眼睛。她招待我们坐下后，就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近来的情况。

三乡是中山一个圩镇，有2万多人口，是五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石岐到澳门的交通要地，有日军重兵把守。住了两天，郑仔带信回来了。他交给我两封密信，一扎油印传单，并给我买回了一大叠伪报，把传单夹在里面带了回来。一回生两回熟，这是经验的总结。有了第一次的经验，信心也强了，胆子也大了。第二次我到郑仔那里买回了一大批烟丝、糖果、饼干等，开了一间小商店，曾谷同志当老板，我当伙计。生意有陈中坚部队的官兵光顾，很是不错。一天，我刚从三乡郑仔那里回来，放下东西，把信件取出，曾谷同志就叫我立即出差。他一面踱着步，一面对我说：“昨天日军有架飞机在黄杨山失事，听说飞机载有很重要的东西。你到大赤坎××庙去，那里驻有刘登大队。你找冯扬武同志把信交给他，如果找他不着，有误会时，你说是

陈老板来找他的。”原来是这么件要事。我出了店门一口气跑了二十多华里，到了大赤坎××庙。我向卫兵打个招呼说：“请问冯扬武队长在家吗？”卫兵持着枪用眼注视着我向里边喊道：“班长，班长。”跟着出来一个人问卫兵什么事。卫兵说：“这人找冯队长。”那人便领我走进一间房间。他向一个穿便衣的大个子说：“有人找冯队长。”大个子站起来看了我一眼说：“你是哪里来找冯队长的？”我即回答说：“是对海来的，有信要面交。”说完我用眼看看他。“请坐。”他招呼我一声就出去。一会，跟着大个子背后来了一个40岁左右的中年人，小个子。大个子向我介绍说：“这是冯队长。”我站起来说：“曾先生叫我来。”我停着看了他一眼。冯扬武同志说：“有话不妨说吧！”我就在衣领里拿出一封信给他。他看完后，一面吩咐高个子招呼我吃饭，一面说明天往见曾同志面谈。吃饭时，我一面与高个子互通姓名，一面向他询问日军的飞机失事的情形。他是黄平同志。他说：“日军飞机失事，详情仍未弄清。据说里边坐有一个日军上将，一个中将，一个少将，还有两名大佐，一共八人全被烧死了，我军闻讯到出事地点时，友军（指国民党军队）已经抢走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听说还有军用地图，什么南进计划等等，我们没有捞到什么。”饭后我即告辞回去，照样向曾谷同志说了一遍。曾同志听了不断地说：“可惜得很，没捞到东西！”

后来获悉，国民党把这批东西，特别是日军的南进计划，太平洋战争计划，以10万美元卖给美国佬。

第二天吃完早饭不久，冯扬武、黄平两同志就来了。他们正在和曾同志在屋里谈话的时候，三架日本飞机即向黄杨山上盘旋侦察。冯同志看着忽然回头对黄平同志说：“这是侦察机，日本鬼子可能会抢尸来了。”当天睡到深夜2时左右，我忽然醒了，听到一阵枪声和村里群众走动的嘈杂声，我即起来急忙叫醒曾谷同志。开门一看，果真是日本鬼子打来了。我立即用布包了几斤烟丝、十几斤饼干、十多斤大米背起来，就和曾谷同志走。出了店门，走不到三里路，天就鱼肚白了。走到虾山村，很多老百姓拖男带女，赶牛拉羊乱成一团，大家向着南澳方向乱走。谁知从马墩方向插来一队日本鬼子，用机关枪向着逃难的人群乱扫射，可怜无辜的百姓一个跟一个倒下死在路上。我和曾同志在人群中不顾死活拼命往前跑，到了南澳才松了一口气。曾同志看到我背着那大包袱，就说：“放下吧，累了。”刚放下包袱抹了一把汗，跑到田基上，就看到黎仔他们走来，陈中坚同志把队伍集合好，点点人数，放出警戒。到了中午，枪声没了，大家肚子也饿了。我打开包袱，向曾同志建议，是否将这些东西慰劳慰劳同志们。曾同志笑笑点头同意。大家一看，有饼有烟，都欢喜地跳着围了过来。饭后，我即跟着队伍往回跑，路上

听说日本鬼子走向澄冲口去了，心里更着急。于是回去看看店里的情况，是否遭到洗劫。谁知跑到月坑村口，就见烟火冲天。走进村里一看，小店已只剩下两块残墙破壁，什么都被烧干净，全村被烧毁的房屋有百分之四十，群众哭声震天。日本鬼子的残暴，增加了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仇恨，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

小店没有了，我和曾同志只得走回小屋仔住着。冬天，棉被被烧掉，晚上没被盖，冷得像一只虾公，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一齐涌到了心上。日寇退走后两天，我赶着送信到郑仔那里去。走到三乡圩口，即被鬼子抓夫给他们搬运东西。我混在人群里，一面向群众打听情况，一面两眼不断观察日军的行动，找寻逃跑的路线和机会。不一会，我抬了一箱东西进去，鬼子没跟着出来，我就迅速向屋边一闪，立即向街上跑去了，穿过了两条横街，把鬼子甩掉，走到郑仔家才抹了一把汗。这次我离开三乡经神湾过河到澄冲，横水渡船刚一出湾口，就看见一队一队的日军坐着汽艇顺流而下，向着泥湾门方向驶去。日军过后，渡船即横过澄冲。我心里想，日军向泥湾门的白蕉方向去，是不是去八区？不是的话，又到那里去呢？船一靠岸，我立即跑回月坑，向唐直同志报告。大家立即紧张起来，部队作好战斗准备，老百姓则进行疏散。不出所料，深夜4点钟，大赤坎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声和

大炮声，敌人向八区进攻了。中午。唐直同志叫我到簔鱼沙去了解情况。第二天早饭后，我就设法过了渡口到八区去找赵洪（即郑少康）同志和冯扬武同志的部队。船靠赤坎冲口，我上岸观察了一会，看见公路远远有人走路，即奔前去。一打听鬼子已经撤走了，才把心放了下来，直朝着公路往斗门圩走去。到达小赤坎，见到公路右侧有几十个阵亡的国民党士兵，步枪丢在身边，尸体无人收殓，心里很不好过。到了斗门，我找到了冯部，黄平同志告诉我说：“国民党一枪不发，一见日本鬼子就只顾没命的逃跑，日军从赤坎逼抄了过来，断了退路。你刚才说在公路见到那几十个国民党兵就是这样牺牲的。”他沉默了一下又说：“如果不是我们用这条机枪掩护他们抄着敌人的侧后打，把他们救出来，他们不知还要牺牲多少人呢？”他停了一停，气愤地说：“我们掩护了他们，救了他们，但日本鬼子回转头来打我们，他们却跑掉不来支援我们了。好在得这条重机枪，才把敌人阻击住。”黄平同志说着指给我看。这条重机枪以后是广游二支队打江山的呢？从顺德打到中山，从中山打到粤中，它的确立下了不少功劳，这是后话。过了几天，冯部这支人民武装也就开往顺德，组织广游二支队，深入敌后打击敌人去了。我和赵洪同志回到月坑。这时江门已经沦陷，从形势的发展看，日军要全面侵占中山，占领八区是肯定的了。党为了领导中山县人

民保卫家乡，组织游击武装，是急不容缓的。我和唐直同志从五区返回后，即被调到广东游击二支队第二大队 陈 中 坚部，这是我从地下交通工作转到武装斗争生活的开始。

不出党的所料，不久，中山八区就全面沦陷了，很多有志青年参加了人民武装。过去挂着国民党招牌的军队，今天则摇身一变成为日伪军、汉奸走狗。逆冲的吴全、白蕉的黄球仔、大沙的周旺、乾务的梁渭祥等到处抢劫，兵反贼乱，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党向我们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保卫家乡！”我和黄杰同志奉命率领一排30多人开进了八区乾务乡，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八区是个鱼米之乡，一年丰收三年粮。日伪军看中了这块肥肉，作为掠夺的目标。部队开进不久，梁渭祥就勾结汪精卫的中兴公司来抢掠粮食了。他们以为象前次一样，可以横行无阻。谁知我们是初生之犊不怕虎的军队，给他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把他们抢去的稻谷连船全部夺回，气得梁渭祥眼碌碌。这场战斗我们是经过一番部署的。当我们接到了情报后，就作好了战斗准备。战士们一 经 动员，个个都磨拳擦掌。战斗布置好后，远远看到一只火轮拖着四艘大木船向我们驶来。约半小时，就开进了我们的伏击圈内。班长周伍拿着驳壳枪站了起来，大声命令：“检查！”敌人还以为是梁部的伪军呢！哪里知道是人民游击队呀！就

这样接受检查而当了俘虏。这样，一枪不发而大获全胜，妙极了。战士们走上围基，跳着喊着，庆祝胜利。我们接着命令敌轮启航，向着台山三区斗山开去了。将了这一军，梁渭祥是不肯罢休的，他调集了他全部兵力，想消灭这支新生的人民武装，谁知“老子”已经走了，他扑了个空。

我部转移到西坑龙坛村，布置好哨岗，睡下一阵子。不一会，黄杰同志就笑着叫醒了我：“老林，老林，好消息，好消息！”我以为有什么好消息，就忙请他说说听。老黄见我摸不着头脑，就笑笑地指着坐在我对面的人介绍说：“这位是赵明同志。”我站起来和他握握手。“你要调去学习，这位赵同志是来接你的工作的。”我一听心里说不尽的高兴，但也舍不得一下离开部队。我问黄杰同志：“黄同志，我要求留几天，希望再打个仗才去，好吗？”黄杰同志听了大笑起来对我说：“老林呀，打仗以后多着呢！你去学习回来就打得更好呢？党就是为了这个送你去呀，机会是不会多得的。你和我共事了几年，我是不愿意你走的，但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你，我也只好让你去学习更多的本领回来啦！今晚又迎又送，请你吃餐鸡粥吧！”第二天我就学习去了。与我一齐调去学习的，有黄乐天同志和陈仔（后来叛变了）三个人，跟着交通员走了几天，才到了抗战中的顺德西海乡，这是司令部的基地。我们向司令部报到了以后，立即配了

枪，编进了独立第一小队，队长冯扬武。我和黄乐天在第一班，班长郭民。全队40多人，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一见我们来了就热情接待，介绍情况，帮手架床，带去洗澡等等，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的训练班全是排连级干部，既是训练班，又是战斗队，边打仗，边学习，边训练，到了宿营地就上课，从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去战斗，生活紧张活泼愉快。班的教员全是司令部的负责同志，他们亲自培养干部。军事教员有陈明光参谋长、谢彬司令员（即谢立全同志），政治教员是林谔云政委。陈参谋长是二万五千里长征干部，经常来班上课，工作有空闲，也跑来班里和同学们谈心，同学们一见他来了，就围着他，请他讲长征故事，大家觉得这些领导很可亲。

我们在学习班过的是游击队生活。游击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起初，我们在西海每餐还可以吃上4两米、半斤蕃薯，后来，由于敌人的掠夺，4两米半斤蕃薯也吃不上了，就改吃蕃薯粥、瓜粥、葛粥，甚至是蕉头煲米水，没有烟抽就以蕉叶代替。西海大战以后，日寇为了巩固其对广州市外围的统治，发动了有名的日本鬼子的二月大扫荡，出动兵力1万人以上，为时3个多月，实行反复穿插、横耙直扫的战术，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天天吃在桑林里，睡在桑林里，有时两天吃不上一粒米饭，以蕉叶为床，以蕉叶为被，下雨时就